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悼紅仙史

潘素五，字媚蘭，小字珠兒，生自名門。父煥卿，讀書好善，鄉里間稱為長者。所居為甫里村，固唐陸天隨所隱處也，有門鴨沼遺址尚存。里人多尚儉樸，鮮華侈，即偶有染吳門積習者，亦不數觀。女少即警慧，每從諸姊後吟詩識字，或調脂弄粉，間作竹石小畫，娟楚有致。年甫八九歲，已如成人。諸女伴有來約嬉戲者，輒婉辭之。庚申，赭寇亂作，女父母避居村落中。竹籬茅舍，頗有幽趣。女以家貧，舍書史而習女紅，刺繡織組，工巧絕倫，鬻諸市，其價倍徙，人咸以「針神」目之。兄葵生，慷慨有大志。練鄉兵拒賊，前後殺賊無算，賊黨銜之刺骨，糾眾蹙至，遂被戕。女先期避去，得免。顧奔走流離，備罹困苦，母以老病逝。無何，諸姊妹相繼謝世，惟父獨存，影隻形單，淒寂萬狀。女事之益摯，承歡養志，昕夕罔懈，里人咸稱之為孝女。針黹餘閒，輒握管鈔書，密字細行，異常端媚。自選《才調集》八卷為枕中秘；又薈萃歷年繡餘吟詠，得五百首，編為四卷，名曰《補紅吟草》。詩出，見者盡為歎服，皆曰：「此不櫛進士也。」由是遠近相傳，才女之名，嘖嘖人口。巨家世族，前來問字，爭委禽焉。煥卿無所許可，獨賞吳門管君秋初，曰：「此未易才也。」管君之友知之，諷其遣媒徵求，婚議遽定。管君既娶女，伉儷間甚相得也，花晨月夕，時賡韻語，鸞鳳之和鳴雲路，翡翠之遊戲蘭苕，不啻過之矣。管君好作近游，時客名公卿幕府，不能久占家食。堂上甘旨之奉，皆女為之支持，且管君勿久離膝下。然以貧士，不能不作客於遠方也。女始患目疾，繼膺心痛，藥鏹茗碗，不離左右。病時猶明妝靚服，強自起坐。卒之先一日，勸管君續娶為後嗣計。管君嗚咽不能語。女沒後，管君悲惋臻至，乞海內名流誄詠，匯而刊之，曰《悼紅吟》，哀悼之懷，雖歷久而弗忘焉。

管君旋授書於滬濱，及門頗盛。一日，有梁生者，招管君作天台雁蕩之游，謂聊以一抒其抑鬱。管君欣然從之，束裝同發。時剛□月，山中楓葉正盛，掩映於斜陽夕照間，絢如紅錦，殊可爽心悅目。下榻於雲麓道院。院中主持吸霞煉師有奇術，能知人已往未來之事，定人窮通壽夭，所決吉凶休咎，捷於影響。管君與之一見如舊相識，談至宵深，益造玄妙。管君偶言及近賦悼亡，歎不樂。吸霞曰：「此前定數也。君夫人本天上仙媛，偶謫紅塵，乃是短緣適合。君之姻緣，已有他人，戚戚何為哉？明日當必有所見。」管唯唯，辭歸寢室，不解其所謂。

翌晨，約伴游西峰樵隱岩，觀華頂龍潭，赤城瀑布。蠟屐而往，路甚紆曲，翠柏參霄，蒼松夾道，盤折而上，頗平坦，不覺費力。行約□餘里，得一小亭，翦茅作簷，剝竹成瓦，殊幽靜。乃入小憩，同游者皆散至各處眺覽。管見亭之西壁有七絕數首，絕似閩中手筆，拂塵讀之，款署「媚蘭仙子」。方訝山荊生平從未至此，何得留題疥壁？正躊躇間，忽聞叢竹中有弓鞋細碎聲。凝眸注視，則一綽約好女子，行步娉婷，丰神雅澹，近即之，非他，女也。驚喜非常，竟忘其已死，趨出亭外，執手歎息，訴別後相思之苦，兼問近居何處，何以一去不還。女遙指竹外茅廬四五椽，炊煙絮起，曰：「距此里許，即我家也。郎能從我行乎？」管踴躍三百，曰：「願隨芳躅。」

於是攜手偕行，蓮步輕捷，絕不似舊時之蹇澀。約略數刻，即抵彼處。至則斷橋半圮，流水一灣，潤泉潺，喧聒聒耳。過橋，則柴扉雙掩，繞堤楊柳數□株；澗西悉植芙蓉，時花正盛開，璀璨如錦屏。女抽簪撥扉側活機，呀然自開。管隨之登堂，陳設古雅，寶鼎香爐，皆非近代物；堂右條幅四，乃天南遁叟所書已作也。管曰：「此余滬上寓齋所懸，何得來此？」女笑不答，導管入左廂。明窗淨几，筆硯精良，潔淨無纖塵。管曰：「卿至此享受清福，不念我矣。乖隔以來，靡日不思，不謂今日又有相見之期。」言訖，泫然流涕。女出袖中巾代為拭淚，曰：「君真癡情人哉！世間一切事，有合必有離，有聚必有散。余過去生中，與君尚有三日聚首緣，若能節之，則可□年一相見，豈不美與？余今日本欲應杜蘭香之招，偕赴瑤池，聽王母宣講不妒妙音經，以化下界癡男怨女。大凡女子之懷嫉妒心者，都從禽獸道中來；妒則必淫，淫則必悍。若過去生中並無恩怨報復，則妒者死後，當墮無間地獄。」管因一事有觸於心，因問女曰：「今有絕大才人沈淪醋海汪洋中，備受諸煩惱，冤孽纏身，日久愈毒，不知如何可得脫離苦趣？」女笑曰：「緣盡則離，孽盡則死，亟須忍受，以當懺悔。否則坑已填而復掘之，永無滿時。」管詢女：「居此幾時矣？」女曰：「自離塵寰，即往淨土。此地為散仙清修之所，無所拘束。有時逍遙於□洲三島，與諸天仙游，故有歷劫不願昇天者。余待三百年後，因果已成，當歸舊班。」管至是始悟女已身死。然愛戀情深，毫無所懼。問女是何舊班。女曰：「余乃離恨天上悼紅閣中司花仙尉也。膺此職者三□六人，今大半降生人世，然多不永年，曇花一現，要無幾時。石火電光，鏡花水月，當作如是觀。」女謂管曰：「君既來此，不能不作倉猝主人。余姊妹行尚有□六人在此，當悉招來，與郎君一觀，以擴眼界而資眼福，何如？第勿嫌咄嗟筵乏珍錯也。」遂命婢女四出，折簡相邀。

須臾，諸姝翻然而來。群芳畢集，燕瘦環肥，無不各臻佳妙；所攜樂器，形狀奇古，都不能名。席設中庭葡萄架下，異饌佳餚，絡繹而至。酒酣，各操弦綬，按節而歌。女先發聲首唱曰：

天穹穹兮無情，地茫茫兮無垠，人生其間兮多歷艱辛！月何為兮麗於夜？花何為兮妍於春？花有殘時兮月有缺，獨此心兮閱萬古而不磨滅！

眾皆稱善，各引一觴。中有一垂鬟女子，尤豔麗，引喉高唱，響可遏雲，脆堪裂帛。管注目視之，頗為屬意。女笑拍其肩曰：「此董雙成之妹也，字繡鸞，號青芬，在余等班中推為翹楚。君賞識頗不謬。」因令管捧觴上壽。女子作羞澀態，紅潮暈頰，殊不勝情。管於諸女前斟酒一巡。諸女迭為勸，彼此酬酢，飲無算爵。管微有醉意，以不勝酒力告。是夕，即宿女所。

翌晨，諸女置酒為女賀。女勸管再娶，連續鸞膠，管不可。女曰：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況高堂年邁，溫定省，禮不可闕。郎君後娶之婦，容華韶秀，體態輕盈，亦頗不俗，君願一見之乎？」管笑曰：「諾。」女乃命侍婢舁一大鏡出，高可隱人，光輝四射。管窺鏡中忽現屋宇，隔河一樓，疏四敞，有一女子臨窗刺繡，螭蟻微俯，其白如雪；既而停針不語，憑闌斜倚，全身俱現，媚態羞花，圓姿替月，洵可人也。女曰：「如此好姿首，我見猶憐，想必合檀奴意矣。渠亦吳門舊族，歸可即遣冰人，勿緩也。」並於篋底出二方授管，曰：「但以此入世，一生吃著不盡矣。」管展閱之，一為潘妃步步生金蓮方，曰：「幻新月，裏輕雲，飛鸞逡尺，可作波。」一為龍宮智慧丸，曰：「通神明，潔臟腑，另具心肝，玲瓏七竅。」女曰：「勿輕視之，此仙家秘訣也。」女視駒光已邁，曰：「可以行矣。留二日緣為後來再見地，何如？」即呼備肩輿。管見長髯奴四人舁一座來，彷彿山中筍兜。管別女遽登，其行若飛，迥非由來時路，頃刻已至雲麓道院。吸霞煉師出迎曰：「諸君相候已久。君此行已隔仙凡一度矣。」管訝其先知，倍深欽敬，曰：「法師真神仙也。」管友俱來問訊，謂：「山中何處不尋？我等俱料君循劉晨、阮肇故事，已覓得仙姬，飽餐胡麻飯矣，不然何以迷路也？」管詭辭對之，笑曰：「安得有此奇遇哉？」

管述天台山奇秀甲浙省，真靈之所窟宅。嘗游幽溪講堂，極為深邃。山產眾藥，多肥蕨黃精，足供居者糧。他年生子以奉■嘗，即當杖策至此山，尋女之舊廬而作避隱計，從此不與世接，重締仙緣，亦一樂也。